

春日听“鸟语”（上）



大山雀 的博物旅行

春日清晨，在我家对面的楼顶，常有一只小鸟雄踞最高处，卖力地鸣唱，极尽音调变幻之能事，而且一唱就是十几分钟，毫不停歇。最初，我先闻其声不见其鸟，心想谁唱得这么好听啊？在望远镜里，清晰地看到了这只黑白两色、衣着朴素的鸟儿——竟然是最常见的鹊鸚！

说实在的，当写下本文标题的时候，我竟一片茫然。因为，突然发现我的词汇量是如此贫乏，描述能力是如此欠缺……是啊，面对如此丰富婉转的鸟鸣，人类的文字怎么够用！更何况，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写作者，并不是一个多情又敏锐的诗人，真的无法把自己所听到的天籁之鸣用语言转述其美妙之万一。哪怕，想描述一下这只雄性鹊鸚的歌声都不能够。

在这美好的春日，它在为爱而唱，这是我唯一知道的。

张海华

总第 6300 期
投稿邮箱：
essay@cnnb.com.cn

婉转为谁鸣

“春日迟迟，卉木萋萋。仓庚喈喈，采繁祁祁。”（《诗经·小雅·出车》）这两句诗描述了人们在鸟语花香中劳动的春日景象。仓庚，即黄鹂，以喈鸣动听闻名。

我们习惯上把鸟类的发声均称为“鸟叫声”，实际上，对于很多鸟（尤其是鸣禽）来说，它们的发声应分为“鸣声”（英语为sing）与“叫声”（英语为call）两种。“叫声”全年都有，而“鸣声”多发生在春夏繁殖季节，在秋冬时节甚少听闻。

俗称“白头翁”的白头鹎，是宁波最常见的鸟儿之一。多数时候叫声比较单调，但在春天，它们则时常聚在一起，发出类似“巧克力、巧克力”的欢快的鸣唱声。又如强脚树莺，在冬季通常只发出“啧啧”如两颗小石子轻击的单调叫声，而一到早春三月，这小小不点就喜欢躲在向阳的山坡树丛里，发出先悠扬后急转的哨音。

鸟的鸣唱，最主要的意义我想有两方面。其一是求偶、表达爱意，即唱情歌。如果要在宁波市区的常见鸟儿中评选“情歌王子”，鹊鸚的歌喉固然不可小觑，而乌鸫的实力恐怕更胜一筹。它的歌声以柔美多变著称，令人惊艳。前几天，我下班路过环城西路，听到一只乌鸫在路边的大树上歌唱，竟忍不住停下脚步听了很久，深深为之陶醉。而在非繁殖季节，这全身乌黑以至于常被人误认为乌鸦的鸟儿，却完全隐藏了美妙歌喉，只发出单音节的像金属摩擦一样的连续叫声。

第二方面的意义，则是宣示领地。大山雀是一种活泼而好奇的小鸟，无论在市区公园还是四明山中都很常见，它似乎一年四季都在“急急嘿，急急嘿”地歌唱，边唱边飞，从这棵树到那棵树，永不停歇——除了进食的时候。当春天来临，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，它也会站定一根高枝，持续地放声高歌，音调急促多变，“歌词”有时是“急急嘿，急急嘿”，有时却是持续的“别急，别急”，十分有趣。从它的歌声中，我仿佛感觉到了它想建立领地、呼唤爱侣的急切心情。

多年的观察发现，大山雀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。如果在山脚随便挑一处树林，用手机播放一种类似群鸟乱鸣的声音，第一个跳出来查看情况的，基本上都是大山雀。它会在我们眼前跳来跳去好一会儿，不停地东张西望，查找声音的来源。最后，它实在发现不了到底是谁侵犯了它的领地，只好悻悻地回去了。不久前，我看到一篇文章，说哪怕某块区域的那只大山雀死了，但只要播放这只鸟的鸣叫声，那么，至少两三天内，别的大山雀就不会来占有这块领地。

四明山的溪流中，红尾水鸫（音同“渠”）很容易见到，它们喜欢成对活动，总是在露出水面的石头上轻快地跳跃式飞行，迅捷地捕食空中的小飞虫。雄鸟具有鲜红的尾羽，有时会如孔雀开屏一般把尾羽瞬间打开，仿佛在炫耀它的健美。红尾水鸫的鸣声类似于拖长的“居……居……”，虽然并不响亮，却具有一种奇异的穿透力，能轻易刺破潺潺的急流声，传向一两百米外。显然，这鸣声既是在告诉伴侣自己的方位，同时也在警告别的水鸫：别擅自进入此段溪流。



大山雀

东方大苇莺

白鹡鸰

闻声识鸟儿

每种鸟儿有自己独特的鸣叫声，观鸟经验丰富的“鸟人”常常只凭叫声就能分辨出附近有什么鸟。除了上文提及的鹊鸚、乌鸫、大山雀、红尾水鸫，还有很多常见鸟的叫声是很容易分辨的。

先说说在市区很容易见到的：屋檐上传来“啾啾，啾啾”声，是麻雀一家在絮絮叨叨；树枝上凑在一块儿，“诀，诀，诀”聊得很热闹的，那是生性活泼的白头鹎在议论家长里短；在湖边的草坪上边波浪式飞行，边“机灵，机灵”鸣叫的，不消说，肯定是快乐自在的白鹡鸰（音同“脊灵”）；老远传来“咕咕，咕咕”的喉音，显然是俗称“野鸽子”的珠颈斑鸠；噢，灌木丛里有谁在“切，切”地私语？嗯，是害羞的灰头鹁（音同“无”）呢！

再到乡野山村走走：

在大树之巅或屋檐之上，喜鹊发出粗哑响亮的“喀，喀”声；作为与喜鹊一样同为鸦科的鸟类，四明山中的红嘴蓝鹊与松鸦，生性也喜喧闹；漫步在山区古道，耳畔忽然传来清幽的“铃铃，铃铃”声，跟电话铃声几乎一样，只是非常轻柔悦耳，那是害羞的棕脸鹟（音同“翁”）莺在竹林深处唱歌；河畔或溪流边，忽然响起“啾——啾——”的急促声音，不用说，那必然是翠鸟如箭一般掠过；在水田或湖畔“苦恶，苦恶”整夜叫个不停，那自然是白胸苦恶鸟；夏夜行走在山林之间，老远传来“喻！喻！”的低沉叫声，不要怕，那是领角鸮（音同“消”，一种猫头鹰）……

还有海边湿地：

冬天，一群尖嘴巴的鸟儿飞过，发出“丢，丢”的声音，无须细看，肯定是青脚鹬；“昂，昂”叫得如家鹅般响亮的，是不大容易见到的鸿雁；到了春夏之际，芦苇荡里一片吵闹的“呱呱呱，呱呱呱”，那是东方大苇莺在鸣叫；属于百灵鸟一种的小云雀，喜欢把巢安在长满短草的地面上，它喜欢站在石头上“居啾啾，居啾啾”唱个半天，语言实在无法描述这曲子的动听；一群鹭被惊飞了，边飞边发出“啊，啊”以示不满或警告的叫声；偶尔，头顶有大鸟在盘旋，同时发出尖锐响亮的哨音，那是俗称“鱼鹰”的鸮在伺机捕鱼……

“鸟人”们常说，“唯鹰鸮最难辨”。意思是说，猛禽、柳莺之类的鸟是很难辨识清楚的，哪怕高手也很头疼。先不说猛禽，若打开鸟类图鉴，翻开柳莺那几页，大多数人恐怕就会当场傻眼：画了那么多，看上去不都是同一种鸟吗？一样纤巧的身体，一样尖细的喙，最多有的偏绿有的偏褐。特别是有少数几种柳莺，在野外光靠外表几乎是不可能分清楚的。那么，这个时候靠鸣叫声来确认其身份，无疑是最准的。

当然，除了常规的特定鸣叫声之外，有不少鸟儿还会“变调”，善于学舌的八哥、鸚鵡自不必说了，就连有“小猛禽”之称的棕背伯劳偶尔也会“耍花腔”。棕背伯劳是宁波的常见留鸟，喜欢威风凛凛地站在最突出的位置，发出“桀，桀”的刺耳叫声，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。不过，这家伙有时竟也会发出“居居，啾啾”的婉转之声，以至于当初我第一次听见这首歌时，还摸不着头脑：到底是什么鸟在叫呢？后来有老师告诉我，其实棕背伯劳挺会模仿其他鸟儿的叫声，一切看它心情吧。



小云雀